



福尔摩斯归来探案集

福尔摩斯的秘密案件

[英] 唐纳德·托马斯 著 欧阳卉 译



群众出版社

福尔摩斯的秘密案件

(英) 唐纳德·托马斯 著
欧阳卉 译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尔摩斯的秘密案件 / (英) 唐纳德·托马斯著; 欧阳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3. 1

(福尔摩斯归来探案集)

ISBN 978 - 7 - 5014 - 5090 -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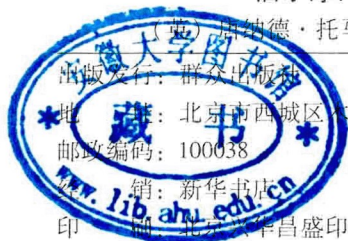
I. ①福… II. ①托…②欧…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7015 号

福尔摩斯的秘密案件

(英) 唐纳德·托马斯 著 欧阳卉 译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桦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

印张: 9.5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250 千字

印数: 8000 册

书号: ISBN 978 - 7 - 5014 - 5090 - 9

定价: 30.00 元

网址: www.qzchs.com

电子邮箱: qzch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10 - 6256

福尔摩斯的秘密案件

The Secret Cases of Sherlock Holmes

Copyright © 1997 by Donald Thoma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gasus Book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目 录

给后代的信——华生医生	1
半路杀出	16
王室珠宝案	48
看不见的手	100
王室贵胄案	141
卡姆登镇谋杀案	191
消失的步枪射手	218
横滨俱乐部案	243



给后代的信

——华生医生

I

读过我写的《布里克斯顿路谋杀案》的读者们，一定还记得我和已故的福尔摩斯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后来，这起案件被冠上了《血字的研究》的标题，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对此一无所知的读者们，让我尽可能简单地给你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1878年，我在伦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来到内特黎的军医部参加必修课程的学习。在内特黎修完课程以后，我被派到了当时驻扎在印度的诺桑伯兰第五明火枪团担任助理外科医生。但是，我还没来得及赶到部队，第二次阿富汗战役就爆发了。所幸的是，当我在坎大哈同部队会合时，只是肩膀受了点儿伤。最后，在麦旺德战役中，我的肩膀被机枪击中，我的军旅生涯也就此画上了句号。关于这段往事，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在战役中挨的那一枪并不足以断送我的军队生涯。后来，



我在白沙瓦基地医院养伤时又染上了伤寒，变得面黄肌瘦，瘦骨嶙峋。因此，医院当即决定，将我送回英格兰，一刻也不能耽搁。在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我依靠每天十一先令六便士的伤员补贴，在滨河路的私营旅馆暂住了下来，日子过得既不舒坦，又百无聊赖。

1880年的夏天一晃而过。我看着手头的钱一天比一天少，心情也跟着沉重起来。我在英格兰举目无亲，对生活也丝毫没有期盼。我急需帮助，却求助无门。你们可以想象我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我不禁对我的糟糕的身体忧心忡忡，同时也为自己无法独立生活而苦闷不已。

当时糟糕透顶的境况让我沮丧不已。7月的一天，我拐过皮卡迪利，一路下行来到了这条时尚大道。各式车辆在这里川流不息——有毛色光亮的阉马拉着的形似天鹅脖颈的罗马女士马车，有门上刻着图案的四轮大马车，还有上百辆的双轮大马车。面对眼前一幕幕象征着王室雄厚财力的景象，我心想，只有步行才不费分文。我一路走着来到了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大树和穿行的马车的海德公园。优雅的驯马师和侍从骑着马穿过罗登道茂密的树荫。当我正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12点的钟声骤然敲响。

漫无目的地闲逛时，我打定了主意，作为省钱的第一步，我必须先退掉滨河路的私营旅店的房间，另寻一个便宜的住处。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感觉自己的钱包鼓了一点儿，于是走进了考文垂街古旧的克莱蒂利安酒吧。我站在酒吧门口，年轻的斯坦福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斯坦福是我在巴茨的助手。我跟他说了我现在的遭遇，还告诉他，我正打算寻找一个新的住处。斯坦福告诉我，他的旧相识福尔摩斯也在寻找新的寓所。也正是在同一天，福尔摩斯向斯坦福



抱怨说，他找到了一套不错的公寓，却找不到人分摊房租，他想一个人住，但租金又不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

至今我还能回想起自己当时的那股兴奋劲儿，仿佛事情就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前。我没料到，自己的问题这么轻易就解决了。我立刻对斯坦福说：“如果你的朋友真心想找个室友分摊房租的话，我是最适合的人选了。比起独居，我更愿意和别人合租。”

我不打算在这儿详细描述我多年来的好友和伙伴福尔摩斯。但我必须说的是，在我认识福尔摩斯的这些年里，他的外貌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相反，他的神情举止倒是改变了不少。福尔摩斯六英尺多高，身材瘦削，因此他看起来比实际身高要高出不少。他目光锐利，似乎能将一切看穿。细长的鹰钩鼻让他看起来格外机警果断。他的下巴方正而突出，透着一股坚毅和决心。假如拿福尔摩斯的个性和举止同那些公众人物做比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立场、举止和爱德华·卡尔森爵士如出一辙，后者是一个精力充沛、思维机敏的控方律师。说到行为方式，他还和个性好斗、自以为是的伯肯海德勋爵以及 F. E. 史密斯先生有几分相似。将福尔摩斯和他们放在一起做比较或许有点儿欠妥，但我可以肯定，世界上绝对找不出和福尔摩斯一模一样的人。

那天晚些时候，斯坦福把我介绍给了福尔摩斯。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地点就在巴茨的化学实验室。他的手上沾着一些酸类化学剂和墨渍。实验室里摆满了宽阔低矮的桌子和放试剂瓶、曲颈瓶、试管和本生灯的架子。在本生灯发出的蓝色火焰的映照下，福尔摩斯看起来自信满满，得心应手。福尔摩斯没有理会我，而是埋头沉浸在自己手头的工作当中。福尔摩斯发现了一种只能用血色蛋白质来沉淀的新试剂。简单地说，有了这种试剂，便可以对干涸已久的血迹进行鉴定和检验，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



次，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

没过多久，我便惊奇地发现，我的这位新朋友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他时而处于极度兴奋的精神状态，时而又陷入安静的思考当中。福尔摩斯有时一连好几天都处在麻木之中，仿佛整个世界都和他无关。我甚至怀疑，后面这种精神状态是由于他使用麻醉剂导致的。人生并不总是高潮迭起，除此之外还有日日、月月、岁岁的枯燥和苦闷。其他人可能会通过饮酒或者寻欢作乐来打发时间，但福尔摩斯常常通过一种更加便捷的方法——注射可卡因，来排忧解难。我为此谴责过他，也向他提出过抗议，但到头来不过是白费心机。后来我渐渐发现，其实他并非对毒品上瘾，只是借毒品保持大脑的极度兴奋。他说，可卡因是他用来排解日常生活苦闷的渠道。当他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他压根儿不需要可卡因的帮助。于他而言，发现、侦查等活动所带来的兴奋感比什么都重要。我坚信，可卡因只是福尔摩斯用来刺激肾上腺素分泌的媒介。当肾上腺素不能满足他的需求时，他便利用注射毒品来让自己保持兴奋。

福尔摩斯的名字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关于他的名声我不再多说什么了。虽然福尔摩斯总是摆出一副专注的科学工作者的模样，但人们时常能在他身上看到浪漫的一面。第一次见到福尔摩斯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掌握了丰富的化学知识，对解剖学知识也知之甚多，但是不成系统。他精通英国法律，而且擅长应用。在犯罪文学方面，几乎无人能与福尔摩斯匹敌。但在植物学和地理学方面，他只掌握了一些他认为对自己有用的知识。只要有必要，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自己训练成某个陌生领域的专家。1880年以后，作为新兴学科的病态心理学逐渐得到了人们的重视，福尔摩斯以他超凡的学习能力掌握了这门学科。他对埃宾



和夏克特的作品的了解程度甚至超过了作者本人。

我从一开始还注意到，福尔摩斯似乎对文学和哲学一无所知，甚至丝毫不感兴趣。我还发现，只要他认为有必要，他也可以对包括埃加德·爱伦坡、查尔斯·波特莱尔和罗伯特·布朗宁在内的，专门描写人性黑暗面的作家如数家珍，就连毕生的文学学者都会感到自惭形秽。人们有时会利用扩胸器和哑铃来锻炼肌肉，而这时候福尔摩斯则会选择训练自己的大脑。闲来无聊的时候，福尔摩斯会去思考那些未解的数学难题。尽管他未能解开费尔马最后定理或者哥德巴赫猜想，我依旧认为，他比任何人都要熟悉这些抽象谜题的本质。

福尔摩斯在某些方面一点儿也不像英国人。我年轻时曾经在布莱克希思橄榄球队效力，但我发现，福尔摩斯似乎完全没有运动细胞。你们可能想象不到，福尔摩斯简直就像一个穿法兰绒打板球的傻子，一个待在球门边满身泥浆的草包。

福尔摩斯更喜欢欧洲大陆国家的体育运动，而非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和德、法两国的学生一样，福尔摩斯擅长击剑、拳击和棍术。福尔摩斯的身材虽算不上高大魁梧，但是他的手劲却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大的。

福尔摩斯极少关注社会动态，就更别提政治和公众人物了。在我们刚成为朋友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与其让改革家来领导政府还不如让强盗来领导政府。近些年来，福尔摩斯虽然一直对阿斯奎斯先生领导的政府深恶痛绝，却在公开场合对劳埃德·乔治勋爵的作风和主张大加赞赏。在德国战争爆发前的数年时间里，福尔摩斯曾为王室效过力，因此，我也曾和他一起出席过改革俱乐部举办的活动。晚宴后，阿斯奎斯先生发表了讲话。福尔摩斯心不甘情不愿地参加了这次聚会。他坐在那里，耷拉着眼皮，一



脸说不出的厌烦。为了迎合底下的观众，已故的首相先生当时感叹道，他的人生之所以能够成功，绝大部分原因在于他一生只和那些比他聪明的人来往。令我感到沮丧的是，福尔摩斯站起身来，对周围的人喊道：“上帝啊！这一点儿也不难！”

福尔摩斯还参加过已故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聚会。他平时尽量避免在这类场合露面。这位不幸的剧作家当时正红极一时，走到哪儿都是一副自鸣得意、沾沾自喜的样子，利用一切时机吹嘘自己的作品和才智。他身边那些溜须拍马的粉丝们非但不阻止，反而在一旁曲意附和，大力怂恿。正当宾客们准备离开时，福尔摩斯突然站了起来。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盯着王尔德这个泰然自若的自大狂，双眼闪烁，身子微微前倾，气流穿过牙缝发出轻微的“嘶嘶”声。

福尔摩斯说道：“先生，在我们离开之前，你能不能不要再谈论你自己的事情了？”

他的言语中除了轻蔑，没有一丝感情。

这番话不仅残酷，更是致命。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王尔德先生似乎每句话都在谈论他自己。正是他的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惹得福尔摩斯出言斥责。但是，这位剧作家身上似乎有一些不能对外公开的秘密。王尔德对此心知肚明，而福尔摩斯也猜出了个大概。像我之前说的那样，福尔摩斯对变态心理学的著作颇有研究。正因为如此，福尔摩斯才洞穿了王尔德装腔作势的伪装，揭露了他背后病态的真相。除此之外，福尔摩斯还故意将此事透露给了这位满心不快的“受害者”。这时，王尔德的嘴角浮起一丝笑意。要知道，这样微笑才是最可怕的。至于福尔摩斯当时推断出的真相是什么，中央刑事法庭不久后开庭审理的那三起案子将会告诉大家答案。



虽然口不择言让很多人吃尽了苦头，但所幸的是，福尔摩斯不是个爱抛头露面的人，要不然他的“毒舌”铁定会让王尔德在公众面前下不了台。福尔摩斯这样的疯狂举动远远不止这些。在参加完福尔摩斯的导师的葬礼之后，他的哥哥麦克劳夫特跟我说起了福尔摩斯与这位大师的短暂相识。那是福尔摩斯第一次想尝试接受正规的教育，于是，他来到了伟大的牛津学院。学院的院长正是这位家喻户晓的大人物。院长有一个习惯：和每个新生外出单独散步，一般从牛津一路行至乡下，最后再返回学校。从牛津到里丁顿和歌德斯托的路上，院长一直保持绝对的沉默。这些倒霉的大学生可能会迫于这种无形的压力不得不找些话题来打破沉寂。他们常常紧张得不知所云，不是谈论天气就是谈论这一带的草原风景。这时候，院长要么出言反驳，打断这番无聊的对话，要么装作没听见，继续一言不发地向前行进。无论出现哪种情况，这个可怜的年轻人都能在院长手底下安然度过接下来的三四年时间。据说，院长的计策还从未失败过。

在福尔摩斯被院长带去参加新生户外之旅的时候，反倒是福尔摩斯一路上保持绝对的沉默。他跟着院长走过麦格达林大桥，穿过里丁顿，登上夏特欧瓦山颠。虽然院长对福尔摩斯的行为感到不太习惯，但他仍旧保持着一贯的高人一等的姿态。最后，倒是院长本人打破了沉静。他的问话简单干脆，口气依旧是那般居高临下。

“福尔摩斯，有人告诉我，”院长说，“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真是这样吗？”

“确实如此！”福尔摩斯毫不客气地回答说。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两人再也没有说话，沉闷地走回了牛津学院。最后走到学院大门口的时候，福尔摩斯转过脸，望着一脸



不快的院长，身子微微前倾，不带一丝感情地和院长道了别。

“再见，先生，”福尔摩斯礼貌地说道，“和您的交谈很愉快。”

麦克劳夫特告诉我说，他弟弟随即离开了这所杰出的学院，去了一家更加低调的学府，悠然自得地度过了自己的校园时光。福尔摩斯曾经告诉我，维克多·特雷弗是他在两年大学生涯中交的唯一一个朋友。此人是诺福克一位乡绅的儿子。福尔摩斯一向不擅长交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比起外出交际，他更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踱来踱去，整理思绪。他的学习模式也和其他同学大相径庭，所以大家很少往来。

放长假的时候，他通常会回到位于伦敦的家中，在有机化学实验中打发夏日时光。他一开始在蒙塔古街租了套房子。它就位于大英博物馆的拐角处。后来，由于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医院的化验室里，因此又在河对面的郎伯斯街找了一处住所。

II

在过去三十年中一直关注《福尔摩斯探案》系列的读者，可能会对这些事件有所了解。现在，请允许我先给大家讲讲这些案子是如何汇编在一块的。

在我和福尔摩斯合租房子的这些年当中，他时不时地会把那个笨重的锡箱从卧室搬出来。锡箱里面是一捆捆的文件，每捆上面系着一根缎带。每捆文件代表着他所破获的一起案件。有些案子是他在我们认识之前破获的，比如格洛丽亚·斯科特案和马斯格仪式案。我把案子的书面记录和福尔摩斯本人的回忆进行了整合，然后将它们发表在杂志上。至于其他的案子，我暂时还不打



算对外公布。

有些案子是政府委托他办理的，有些案子涉及个人隐私，还有些发生在 1880 年我和福尔摩斯在巴茨化学实验室见面之前。几乎每一次，我都必须等上一段时间才能将案件的真相公布于众。我敢说，当你们读到这些案件的时候，我和福尔摩斯以及案子里出现的每一个人早在多年之前就已经化做灰尘，随风飘逝了。

我过去经常在书里将福尔摩斯描述为成功的“咨询侦探”，专门承办私人委托业务。我也曾在《海军协定案》和《布鲁斯·帕丁顿案》中向读者们暗示，福尔摩斯的业务范围可能还不止这些。福尔摩斯在当时是响当当的人物，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工作人员开始向他求助。在 19 世纪的英国发生了芬尼亚运动、邮局爆炸案和伦敦大都会铁路爆炸案。为此，苏格兰场成立了“反政治恐怖活动组”。仅仅依靠业余警力和全体人民的智慧已经不能保障王室及其代表们的安全。后来，1914 年英德战争一触即发，王室和政府赋予了军事情报局实权。在安妮女王之门路到英国议会一带，军情局的各个分局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情报搜集活动。其中的两家分局尤为重要。军情五处主要负责国内的安全工作，防止国外敌对势力的入侵；军情六处的主要职能是掌握外国势力的间谍活动。

虽然福尔摩斯早已步入中年，但如果苏格兰场和政府不对他的破案技能好好加以利用的话，那才令人大跌眼镜呢，因为福尔摩斯已经不止一次为这些人提供帮助了。现在的问题在于，和这些案件相关的历史是否真的会被尘封起来，永远不见天日。假如这些案件在真相大白后立即被公之于众，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案件中牵涉到的某些人物现在依旧健在，他们的名誉和安全也会因



此毁于一旦，国家的安全也会危在旦夕。在当前这个年代，和德国的背水一战绝不会是我们遇到的最后一场战争。在其他一些领域，我们或许能够轻易辨认出哪些敌人会对我们的生活构成威胁，然而，除非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否则我的这些故事绝不能被公之于众。

我承认，当我得知故事的出版与否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时候，感到松了一口气。福尔摩斯去世之后，内政部常任秘书长厄尼·布莱克威尔爵士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处理福尔摩斯留下的这些尚未发表的文件？我想，厄尼爵士肯定很乐意将这些文件付诸一炬。但这么做是不可能的。况且，并不是所有文件都掌握在常任秘书长手中，所以他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内务部同麦克劳夫特·福尔摩斯以及福尔摩斯的遗产法定代表人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讨论，最后各方终于达成了协议。

福尔摩斯的私人文件将同苏格兰场的伦敦警察厅文件一道被存放在大法官路的英国公共档案馆中。政府决定，将这类文件封存五十至一百年时间不等，抑或永远封存。官方可能会对外否认这些文件的存在，但是，在文件被封存之前，我作为福尔摩斯书稿的托管人，可以到内务部图书馆的副楼里对文件进行查阅。在这些文件的帮助下，我将这些案件整理成了小说。这些故事的叙述形式和福尔摩斯早期的探案故事大体类似。当然，故事必须先交由布莱克威尔和他的法律顾问审阅，并征得他们的批准。

但是，就算得到了他们的批准，这些故事也不能立马出版。完成之后的手稿将会被保存在记录政府文件的公共档案之中。我问他们，这些手稿能否在五十年后面世。厄尔爵士告诉我说，王室大臣们要求保存期限不少于一百年。要不是麦克劳夫特·福尔摩斯和司法部长都是第欧根尼俱乐部的成员，文件的封存期恐怕



还不止一百年。经过进一步商讨，各方终于就七十年年限达成一致意见。七十年时间足以让文件中的所有人物安然度过他们的余生。这样一来，国家也不用担心秘密可能会落入敌人的手中。上个世纪的秘密对今天的对手来说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秘密通过这种方式被保存了起来。

1907年，爱德华二世出访都柏林的时候，都柏林城堡的王室珠宝却秘密失踪。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1913年，当迪塞尔发明的柴油机的秘密马上就要落入英国人手中的时候，他为什么会神秘暴毙？

其他机密事件之所以也要等到今天才能对外公布，并不是因为它们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是因为它们很可能对一些人的名誉造成损害。即使在那些已经发表的卷宗当中，许多人物的姓名也被省略掉了。如果你曾读过福尔摩斯探案的故事，比如《查尔斯·奥古斯特斯·米尔沃顿勒索案》，你可能还记得我曾经说过，我必须将事件经过和其中所涉及的人物加以掩饰，让它看起来更像是一篇杜撰的小说而非真实事件，否则这个故事是不能以任何形式同读者见面的。

现在来揭露米尔维顿的真实身份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个人的真名是查尔斯·奥古斯都·豪威尔。他不仅是个诈骗犯，同时也是个小偷。1839年，豪威尔出生在里斯本的一个英国葡萄牙血统的家庭里。他曾经做过罗斯金先生的秘书，也担任过画家但丁·加里布埃尔·罗塞蒂先生的代理人。或许你在托马斯·怀斯的《斯文伯恩自传》中读到过豪威尔的死法，也许你曾听奥斯卡·王尔德说起过豪威尔的死状。1890年，他在一家小酒馆外面被人割喉，牙齿间还放着一枚十先令的金币，算是凶手给这个诈骗犯人生最后的报酬。



豪威尔一贯的敲诈手法是，先从受骗人那里骗得机密信件，然后把它们粘贴在一本厚厚的文件夹中。接着，他会以贫困为由，将卷宗卖给当铺。接下来，受骗人会收到消息，说他们的敏感信件已经被典当出去了，可是豪威尔先生没有钱将它们赎回，除非写信人花钱买回信件，否则当铺会把信件公开出售。受骗人及其家人通常会花费数百英镑将信件赎回。得手后，豪威尔及其当铺同伙立马将赃款瓜分一空。

虽然这是典型的勒索行为，但由于豪威尔策划得天衣无缝，即使受害人不怕玷污名誉站出来指证豪威尔也不能立案。罗塞蒂家族、诗人斯文伯恩和画家惠斯勒先生都是豪威尔骗局的受害者。或许我还应该将罗斯金先生和基督教会查尔斯道森牧师（后者以其笔名“路易斯·卡罗尔”闻名世界）也归在豪威尔的受害人之列。福尔摩斯调查的这些案子都是极其机密的。当时的人们很难把它们联系起来。

作为福尔摩斯的文稿托管人，我在整理这位已故友人的文件时发现，其中涉及的远远不止国家机密和个人密事。假如你读过我和福尔摩斯第一次见面的故事，或许还记得，他一度称自己为“咨询侦探”。他告诉我，他很早以前就开始为拉斯特雷德提供服务了，当时，这位警察正被一起造假案搞得晕头转向。他所说的造假案指的就是1873年发生的“英格兰银行造假案”。当时，彼得威尔兄弟差一点儿就将英格兰银行的全部资产攫取一空。

在福尔摩斯留下的这些文件中，一部分“报告”记录了他在我们认识之前所调查的一些案子。然而，比起单纯公布文件内容，读者更喜欢我以一个故事叙述者的角度来讲述这些案件。我也不认为自己试图解读原稿细节有什么不妥。如果我把福尔摩斯称做分析化学或人类行为学方面的学者，也仅仅是因为他将毕生